

32658

:10



詢辱也

史記之范蔡傳
即莊子之秋水
篇闊深奧衍壯
惡奇博如人觀
帝臺天閣層宮
屬觀規模宏遠
恍然失矣不讀
此者不知文章
之大也 用均
中間議論閑肆
叙事精核從處
不覺薄簡處不
覺疎 文潔

史記鈔卷之四十七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
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寫睢恩怨烟波千里寫澤一言而奪處如轉丸於掌上矣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
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
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
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

頃賈魏齊鄭安
平王稽穰侯展
轉相入情節甚
多而貫串絕無
痕迹且一、詳
至語常若有餘
大是妙手 文潔

魏郊德有三
亭蓋祖餞已
畢無人之處
也

此穰侯未得恰
好不然而不熱鬧
文潔

不難于後下車
而難於初不下
車再回已在睚
範圖中 文潔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
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篋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
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篋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篋中死
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
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亾伏匿更名姓曰
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
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
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
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
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
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
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穰侯禍胎從此
范雎乘間亦從
此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歿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暗含後未傾穰侯革案

時事

將叙范雎上書
先提時事與用
事之人下文方
有頭緒此是文
字一梳軸 季默

如此事勢亦既
無間可窺只廣
陶封一隙雖遂
乘入之 文潔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

腰斬者為楹質

割榮即上檀皇謂檀椎也

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

雖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債事故其心最苦用均

概作闕謂闕涉于王心也亡猶輕蔑也

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註非是丙仲

永巷宮中獄也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
 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

必如此言方深
 三器請而不言
 以嘗試其意耳
 元家

此處欲言不言
 最妙然非善形
 容不能見其次
 序用均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
 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
 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
 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
 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臣非有畏一旬
 為下文患憂耻
 之綱用脩

轉下極矯健有勢連喚連應又或以應為喚相生不斷鋒如太阿之出匣而勢如豁子之引弓

文繁

范睢欲言不言且飾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儘能模寫

提一箇臣何患一箇臣何憂一箇臣何耻而未係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哉

末句振起有勢

文繁

以爲臣患。亾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歿。三王之仁焉而歿。五伯之賢焉而歿。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歿。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歿。歿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

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歿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歿。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歿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歿而秦治。是臣歿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

至此後說出

何奇

恩猶汨亂之意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音國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韓盧天下之壯犬也

有洗卷
到此不言內又
只先言外雖所
以深交其君而
復能逐穰侯輩
三人也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景稜侯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

文子謂田文也

孟嘗去齊在齊

未破之前此文

子或非孟嘗也

丙仲

秦之霸業定於

此遠交近攻之

一言

附猶言和好之也

始而親韓魏者
陽子之以為職
屬楚趙之地因
以招齊也楚趙
齊既已內附則
兵入韓魏而彼
三國者不我衡
也此亦破從之
術也未幾而拔
魏收歸蓋未嘗
及親之也已

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

此始言內事見
秦王益親信故

根後而後動
文恪

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

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賢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賢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

危言以動之
毋子之間人所
難言者，雖意以
不廢太后無以
逐穰侯不逐穰
侯無以得相位
矣。暇計其他哉
委子默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歿。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

到此後危言

以前總只是模
寫睢之羈旅入
秦而撓四貴之
權以浸從模寫
睢之報復魏齊
本末
如手指語

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歿久矣。魏聞秦且

豈有秦用客卿
數年且以為相
而魏不知者耶
范睢欲賣賈意
若賈亦疑之故
以綈袍示息反
為賈賣亦不可
知也 用均

綈厚繒也今
之龐袍

此處賈疑睢已
設用故以假大
車駟馬試之耳
用均

德只范睢變姓
名一句描寫千
情萬狀令人哭
不得笑不得亦
畧處反詳之意

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
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
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
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
秦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
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
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為
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
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
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
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
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
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

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

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

應前

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

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

裕

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

鄰復

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

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

伏後案

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

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

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

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賢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時後案

專要極寫睚之
辱于魏齊頭于
秦因以報復于
魏故于恩怨處
儘力嫻如

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

以言富貴而
結交情深者
為有貧賤之
時不可忘之
也
平原固不出魏
齊此所以得士
免寧

虞卿奔相印而
與魏齊亡謬矣

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
君曰。賢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
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
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
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
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
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
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
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
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
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

范睢大罪太史
更不放過

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睢辱于魏齊賴
王鄭兩人竊載
入秦離人母子
兄弟舅甥之親
而居相位以快
已恩讎蓋亦勞
矣然卒以任兩
入敗事夫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
顧材所堪况竊
之君以私所恩
耶 東萊

如此結束如此
過脈騎龍手也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由睢成故揭之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黽顏蹙，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也。

蔡澤後來結果已預定于此

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款是者謂之禹禹曲脚

到底只是止免禍一意要着其入語次第文潔

惟直荅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歎即挫矣用均

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

此句是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季點開口道破以下却又放寬去

脩辭未甚工然於粗莽處却是神來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前三比稍瑣實
得此圓健語承
之風度使朕
文案

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賚富而不驕。
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
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歿而榮。士固有
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歿無所恨。何爲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

一意翻作三層
有味有態

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
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歿乎。夫
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
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
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
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

陸然直指若刺
刃鉅鋒得數
入安得不迎刃
而解乎 丙仲

之親忠臣不怠舊故，不若秦孝公、楚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尊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鴝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以前文相洗發

得此作波瀾便
濃有味 文繁

死傳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三子之功前應
侯已通矣此後
一、詳述若淡
重複然游士詞
鋒正在此要見
當時面語氣象
文繁

忽出白起蓋諷
其隱 文繁

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及傳
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增一白起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歿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

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

深意難在代相
然其為睢謀固
善 文繁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
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
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
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
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蔡澤雖以辯智
奪范雎之位然
竟免睢於難其
有益於睢亦大
矣

蔡澤傳不詳它
事業只了范雎
案

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
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
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
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
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
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

穰侯傾於范雎
范雎奪于蔡澤
智巧相危而不
相悟猶謂之智
士乎 允寧

范雎以亡囚而
欲間骨肉蔡澤
以羈旅款代相
行而無媒犯天
下之所至難其
勢非危言則不
能以驚動故澤
之宣言困雎者
即雎之謬言無
王也皆危而激
之辭 用均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
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
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戰國之士世嘗少之然倣儻豪傑亦有不可及
者范雎說以取相其恩雖快意氣焰灼然
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
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
不可及也 用均

史記鈔卷之四十八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為之憤咽而流涕云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歿。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戰國策文本好而太史公儘力模寫

毅事大都具報惠王書中此傳

只是就書中衍出稍牽摭他事

証之殆畧似報書註脚也 文繁

毅仕魏為魏使
于燕以燕客遇
之不及報命而
遽由燕委質焉
可乎
言齊強以見樂
毅之功大用均

惜乎毅所說趙
及楚魏之說不
傳

護謂總領之
也

毅能以羈旅入
燕而連五國之
兵卒以破齊者
固其計審抑以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

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

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

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

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

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

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

西，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

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

並暗伏樂毅書中語案。

齊故嘗以兵凌
五國而乘瑕蹈
累故也

列傳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歿。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蚤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

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亾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毅報君書善矣
惠王書亦自委
曲懇至足以飾
前非而動衆志
用修

文生于辭其辭
哀真是使人淚
下不獨崩通主
父也 文潔

太史公前叙樂
毅入燕本末甚
詳故于毅之書
如對鏡
功名二字是一
篇眼目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奔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

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
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
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奔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
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一、應前敘事
大呂齊鐘名
元英燕殿名
竹田曰篁言
燕薊丘所植
植薊土汶上
之竹

言先王功大隱
然以自明 用均

此則所以畜幸
臣于沒後之理
文潔

見先王之政可
以世守不宜物
成而遂背之易
將更令以自取
取也 用均
慎庶孽者見不
宜信左右言萌
諫者見大將老
不宜輕 用均

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此則所以事先
王于後後之心
文察

毅留狗五年而
言即墨不下似
失之迂且遲矣
兵聞拙速未觀
巧之久也恐毅
亦不能無失矣
而夏侯玄之言
語所謂耳熟故
也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

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旣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

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

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於樂毅兩人而已

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爲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一作臣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

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西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

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

洗

暗伏閣節

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

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須詳太史公以
四人線索纔知
趙之興亡矣

當時趙君用人
如此之審宜秦
之不敢加兵也
用修
只此一事其人
忠智具見有情
有味傑賢固具
眼趙王諸大臣
亦具耳 文潔

趙王知相如之
必能完璧乎曰
不知也相如能
知秦之必歸璧
乎曰不知也然
則何以使之曰
相如以效狗彘
趙王以意氣任
相如璧完而相
如歸趙重矣璧
不返相如死之
趙亦重矣國勢
之重輕于是係
焉是行也良亦
幸哉雖然璧之
重不重于相如
為一璧而失相
如是以士子教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
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
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
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
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
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
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
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
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
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也士也則國隨之何壁之守哉
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寡得璧其寡趙王知是庶幾免夫國賢
寫相如意秦王狀煞有精神兼扮兼說 文繁
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疆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三度字相應

着趙使者三字
便濃有色 文潔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
褐懷其璧從徑道入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
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
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
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
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
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

嘻驚而怒之
辭也

收語足前語有
致 文潔

本朝于尚書之
難也先本此

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
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
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
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兩人大計
敗秦有識

相如渑池之會

如請秦王擊饒

如召趙御史書

如請咸陽為壽

一與之相匹

無纖毫挫于秦

一時勇敢之氣

直之以視秦人

之魄者太史公

每于此等處更

看精神

以練

甄瓦器所以

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

王摩詰詩如畫

兩人相影處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甄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甄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甄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甄相如顧召趙御史

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甄秦之羣臣曰請

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

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

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以相如之賢猶
出身官堅及使
虎狼之秦如視
嬰狹顧避廉頗
者重趙故也相
如所見豈下廉
頗哉

以下錯記廉頗
相如功業

此傳只叙相如
完璧擊銑二事
而廉頗獨以戰
功稱最却于始
末處略叙數句
見之極得錯綜
輕重之法以標

趙奢名將又括
代頗趙敗幾亡
故附入之兩仲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借前案反說

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
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此傳前叙趙奢
事後改叙括之
死于秦頗之奔
於魏以附之摠
見趙將亡之兆
云以棟

兵法曰能而示
之不能

不款人諫者危
軍中諱言也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賢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賢，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賢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厚集其陣者嚴
肅其部伍使敵
不得卒犯也戒
當卷甲而趨之
後也
據高以陵下勢
順而便利也

三人同功一體

按相如與括母
所論各據其一
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毋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美私家利則不
能與士卒同甘
苦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款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靈
悉塗炭於長平
之下而趙危
矣吁信問之害
可勝懼哉以棟

列傳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

已歿。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

時伏後素

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亾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

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

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廢用括：死復廉頗頗去復樂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又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於壽春。

却以冷語收煞
缺用脩
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之去留生死故
言李牧誅及王
遷虜以終之
丙仲

看他不要

用法作波 文索

李牧日擊殺牛
享士而不敢用
雖王讓之如故
及使他人代之
再至亦如故約
兵法云守如處
女拒如脫兔牧
其庶幾 李默

能破敵擒將
者賞百金穀
能射者
觀人民滿野固
知聶翁壹謀疎
文索
委恣其殺掠
也
張左右翼兵
誅之最也
襜褕胡地名

即頗傳中語脉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
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
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亾多邊不得田畜復
請李牧李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疆起使
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
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
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亾入
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晉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音蟻相齧，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
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
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
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小論中不入
何也

以不見知三字
起文字自當如
是師望

前言不見知後
叙車所以見知
處何等曲折何
等照應

史記鈔卷之五十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

伏後紫

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青崗

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

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

看來此一計又
怒齊懈燕之張
本 克之

兵威在不測

田單將兵起自
市伍故必為計

以自神與陳涉
吳勝之意同

食必祭以致鳥
驚又設為神師

雖近鬼戲然先
以疑似置人心

腹中故夜見火
牛龍文足以駭

動而取勝耳此
田單之本意也

子瞻
何等鼓舞 克之

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

何等激發 克之
單守即墨使妻
妻偏于行伍間
此李同教平原
君之故智也
東漢
強示之弱

懈然後擊之

火牛計固奇然
以齊人之怒燕
師之懈故以此
取勝耳太史公
寫得節次委曲
師望

亂而取之
粧點聲勢如聞
如見今讀者意
氣踴躍 文索

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
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
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
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
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
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
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皆歿傷五千人因銜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
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
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亾卒至河上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

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

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

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有故嫩之家。為人

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

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

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

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

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論後更復。以此正所謂浮雲。斯雁者。

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豫讓。則以入刺客。

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觀所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繫一布衣。其推蠋至夫。孰謂太史公退節義耶。用均。

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

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

歿。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

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鈔卷之五十一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傲儻卓異也

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
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
元美

魯仲連者齊人也一五補領補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趙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

以上並客案

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鮑焦周時隱者

仲連不肖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用均

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晉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

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

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

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

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

謂寢苦居廬也

車重語以見奇
文繁

此一言其力十
鈞方見能烹醢
梁王也 用均

論不肖帝秦乃
見名義 克之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

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

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矣用均

到此鏡折破新垣衍之心衍庸下人也雖觀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于寵辱予奪言彼方懼而驚拜也丙仲

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揮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伯玉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時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暗指衍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譽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歿。

魯連遺燕書不
如陳餘遺章邯
書

辭儘工意則不
甚奇頗似有意
為文謂為擬作
近之 文潔

遺燕將書意指
不合大義猶然
戰國氣習耳
克之

明燕之絕救

指燕他將之失

推聊城之守之
得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
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
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
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
之心。以為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

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
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
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
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
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
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
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此下云云皆誘
惑燕將之詞非
實事也

此作無言若
無還燕意則
捐燕而東遊
於齊乎蓋開
之降齊也
魏冉封陶商
君封衛

荆淮海岱燕
齊之間罵奴
曰臧罵婢曰
獲

反外之心。是孫臧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
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
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
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匹意亦捐燕。弃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

其鈞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
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
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
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
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刎頸而歿。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技猶擬也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扶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仲連超

出速矣用均

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詞故采入焉傳然予首尾按之並隻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此文如劉錦翦翠應德

死傳

弃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亾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

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

此體古所未有
獨起此格所以
比物連類蓋情
至窘迫故反覆
引喻不能自己
耳
其意悽愴其辭
瑰瑋其氣豪宕
真千古奇作雖
使字太多間有
重複然急迫中
求動人主言之
不足故重言之
要自不為冗史
公美其比物連
類誠然大約微
似賦體耳

引事段段有結
自篇首至尾少
加憐焉總是言
忠而無報信而
見疑之意
懲忠信之受禍
則宜隱
自諺曰至豈是
道哉總言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
之意

馱駝良馬也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衛
先生荆軻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
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晉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
圭戰亾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駝。白
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
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饋脚於宋。宰相中山。范曄。摺脅折
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
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

懲疾妬之不容
則寧隱 文案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
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
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
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前面文字凡七
變至此方收拾
說歸梁王

上原無朱象管
蔡忽出作對似
格論未是却可
結 文案

紂剝姓者觀
其胎產也

懲有功之受禍
則宜隱 文繁

自明月之珠至
末德言無因而
結怨先容而樹
功意 文繁
言委曲而監
戾也

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
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
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又起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
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
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
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許山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蹶之
客可使刺由許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飾也故無因
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譏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忌今夫天

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
 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
 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晉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
 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

阜歷也。養馬之器也。梁宋齊楚之間。謂樞曰阜。懲用之必由先。容則宜隱。文潔勝母以其名。不順也。朝歌不時也。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
 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
 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
 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
 勢之費。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歿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
 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

及傳

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處

此論極當克之

史記鈔卷之五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以議論行敘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用修
此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用均

以議論入叙事

中

以下並太史公

變調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久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以上推離騷本旨

詳張儀始終事
為屈原諫楚王
張本

從情狀慶只用
虛字幹旋此叙
事之缺 文家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二水名，斬晉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於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文恪議論敘事相間。法蓋自公毅二傳來。文潔忽又轉到雜駁上。應德序事未畢。中間復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略同。蓋傳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故詳論之。

之丙冲

伯夷傳議論叙事猶多唯此錯雜。文潔

泄者浚治去泥濁也。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

三閭之職掌王族之姓曰昭屈景。即漁父篇中語。

反傳

亾。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惟屈平本意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川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四

彈振去其塵也

有情可態可詠可玩自是詞家

風度 文潔

溫蠖猶惛憤也

雜而不亂復而不戢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

以為長卿乎

元美

言人利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

菽龍絡也

菽楚人語詞言卿何為不知吾善也言已才力盛此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

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詘以自抑，利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

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

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

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

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

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

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

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

態也。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

亂理也重理
前意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
 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
 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
 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
 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千年以來風騷
一變

未著滅楚有深
惜漢書劉向傳
本此 文繁

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歿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
 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之後楚
 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

定官名。典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

賈誼用世之才
耳所為賦自成
一家元美

通人豪士之筆
不窮辭極思然
亦自爽俊 文聖

鉛利也

擄詞亦本屈宋
未第太明白便
匪騷人之致
文聖

融明也燭光
也浸深藏以
自彌遠明光
以隱處也
盤桓不去終
終構諱意也
尤謂怨咎也
聘謂歷觀也

鱗魚無鱗口
近腹下
服不能遠飛
行不能出域

及傳

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莫邪為頓兮。鈇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
弃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
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
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

神龍兮。沕深潛。自珍彌融燭。以隱處兮。夫豈從
螳與蛭蟻所賢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
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
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聘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河之鱣鱓兮。固將制於螻
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鵝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八

歲在卯曰單
開日施猶日
西斜也

情思比前稍能
顧詞則更加于
易 文繁

予加美之辭

嬾謂相傳也
湯復溪微貌
言理深微不
可盡言也

胥相也靡隨
也古者相隨
坐輕刑之名

糾絞也縲索
也如從索相
附會也
其氣塊軋非
有限齊也一
云霧味也

天地以下並用
莊子

何足控搏言
人生無足把
玩也

列傳

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
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管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
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嬾^{音神音密}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作鈎轉也}塊軋無垠天不可
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
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
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

一專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九

休為利所誘
休也東西趨
利也
馮貪也

擱大木柵也
或或東西也
言衆懷抱好
惡積之于心
意

抵水中小洲
也

意介艱刺也
言細微事不

也
意介召心
釐祭祀福祚
也
宣室未央前
正室
前席謂移席
就之也

謂傳不載治安
策是太史陳畧
處

文帝子名楫

及傳

私兮賤彼賢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
兮列士徇名夸者歿權兮品庶馮生休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擱
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
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歿若休澹
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
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慙劑兮

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
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
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
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
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
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歿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

列傳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十

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實詔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以棟

轉摺幽秋

此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峻

餘亦歿賈生之歿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歿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詔誦長沙不滯意投書弔原而因以自諭然說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

史記鈔卷之五十三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不韋雖素譎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伏奇貨可居業正義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賢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歿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即莊襄王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中間安國華陽人子楚夏姬嫪毐俱倫頗似數人合傳文索

進者財也古
字假借之也

叙不常之謀立
子楚如手持談

謂密諫深語
也

言子楚無望
得預長為太
子也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
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
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
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
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
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
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
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
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
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
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
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諛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

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閔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應本○謀○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念者非其念也
不常知有身而
伴怒以念耳
用均

人十月生此
過二月故云

大期

政生踰期天奪

贏祚也 丙仲

不韋賈秦與春

申君賈楚絕類

元寧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

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將叙呂氏春秋
先提是時一段
何等原委 師聖

鑿金市門無能
增減一字者蓋
畏秦勢耳楊雄
恨不生其時手
載其金而歸子
雲老不曉事如
此用脩

以桐木為小
車輪

但云予千金便
住更不着有能
損益與否最缺
有致 文繁

此事類考里子

料百年後是術
家語想夏太后
常以此為言耳
文繁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苟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

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

秦不用謚法此蓋誦耳

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賢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既多禍敗尤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東菴

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